智囊/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二十五卷　集哲

下一卷▶

閨智部總序

馮子曰：語有之：「男子有德便是才，婦人無才便是德。」其然，豈其然乎？夫祥麟雖祥，不能搏鼠；文鳳雖文，不能攫兔。世有申生，孝己之行，才竟何居焉？成周聖善，首推邑姜，孔子稱其才與九臣埒，不聞以才貶德也！夫才者，智而已矣，不智則憎，無才而可以為德，則天下之憎婦人毋乃皆德類也乎？譬之日月：男，日也；女，月也。日光而月借，妻所以齊也；日歿而月代，婦所以輔也。此亦日月之智，日月之才也！今日必赫赫，月必噎噎，曜一而已，何必二？餘是以有取於閨智也，賢哲者，以別於愚也；雄略者，以別於雌也。呂、武之智，橫而不可訓也；靈芸之屬智於技，上官之屬智於文：纖而不足，術也。非橫也，非纖也，謂之才可也，謂之德亦可也。若夫孝義節烈，彤管傳馨，則亦閨闥中之麟祥鳳文，而品智者未之及也。

匪賢則愚，唯哲斯尚，嗟彼迷陽，假途閨教。集「集哲」。

馬皇后

高皇帝初造寶鈔，屢不成。夢人告曰：「欲鈔成，須取秀才心肝為之。」覺而思曰：

「豈欲我殺士耶？」馬皇后啟曰：「以妾觀之，秀才們所作文章，即心肝也。」上悅，即上本監取進呈文字用之，鈔遂成。

趙威后

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。書未發，威后問使者曰：「歲亦無恙耶？民亦無恙耶？王亦無恙耶？」使者不悅，曰：「臣奉使使威後，今不問王而先問歲問民，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？」威后曰：「不然。苟無歲，何有民？苟無民，何有君？有捨本而問末者耶？」乃進而問之曰：「齊有處士鍾離子，無恙耶？是其為人也，有糧者亦食，無糧者亦食，有衣者亦衣，無衣者亦衣，是助王養其民者也。何以至今不業也？葉陽子無恙乎？是其為人，哀鰥寡，岨孤獨，振困窮，補不足，是助王息其民者也。何以至今不業也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？撤其環瑱，至老不嫁，以養父母，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，胡為至今不朝也？此二士不業，一女不朝，何以王齊國，子萬民乎？於陵子仲尚存乎？是其為人也，上不臣於王，下不治其家，中不索交諸侯，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，何為至今不殺乎？」

劉娥

劉聰妻劉氏，名娥，甚有寵於聰。既冊後，詔起皇鳥儀殿以居娥。廷尉陳元達切諫，聰大怒，將斬之，娥私敕左右停刑，手疏上，略曰：「廷尉之言，關國大政，忠臣豈為身哉？陛下不唯不納，而又欲誅之，陛下此怒，由妾而起；廷尉之禍，由妾而招，人怨國怨，咎皆歸妾；拒諫戮忠，唯妾之故，自古敗亡之轍，未有不因於婦人者也。妾每覽古事，忿忿忘食，何意今日妾自為之，後人視妾，亦猶妾之視前人也，復何面目仰侍巾櫛，請歸死此堂，以塞陛下色荒之過。」聰覽畢，謂群下曰：「朕愧元達矣。」因手娥表，示元達曰：「外輔如公，內輔如娥，朕復何憂？」

〔議〕

姜后、樊姬、徐惠妃一流。

李邦彥母

李太宰邦彥父曾為銀工。或以為誚，邦彥羞之，歸告其母。母曰：「宰相家出銀工，

乃可羞耳；銀工家出宰相，此美事，何羞焉？」

〔評〕

狄武襄不肯祖梁公，我聖祖不肯祖文公，皆此義。

唐肅宗公主

肅宗宴於宮中，女優弄假戲，有綠衣秉簡為參軍者。天寶末，番將阿布思伏法，其妻配掖庭，善為優，因隸樂工，遂令為參軍之戲。公主諫曰：「禁中妓女不少，何須此人？使阿布思真逆人耶，其妻亦同刑人，不合近至尊之座；若果冤橫，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，為笑謔之具哉？妾雖至愚，深以為不可。」上亦憫惻，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，由是咸重公主。公主，即柳晟母也。

房景伯母

房景伯為清河太守。有民母訟子不孝，景伯母崔氏曰：「民未知禮，何足深責？」召其母，與之對榻共食，使其子侍立堂下，觀景伯供食。未旬日，悔過求還，崔曰：「此雖面慚，其心未也，且置之。」凡二旬餘，其子叩頭出血，母涕泣乞還，然後聽之，卒以孝聞。

〔評〕

此即張翼德示馬孟起以禮之智。

柳仲郢婢

唐僕射柳仲郢鎮鄜城，有婢失意，於成都鬻之。刺史蓋巨源，西川大將，累典支郡，居苦竹溪。女儈以婢導至，巨源賞其技巧。他日巨源窗窺通衢，有鬻綾羅者，召之就宅，於束縑內選擇，邊幅舒捲，第其厚薄，酬酢可否。時婢侍左，失聲而僕，似中風。〔邊批：詐。〕命扶之去，都無言語，但令還女儈家。翌日而瘳，詰其所苦，青衣曰：「某雖賤人，曾為僕射婢，死則死矣，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？」蜀都聞之，皆嗟歎。

〔評議〕

此婢胸中志氣殆不可測，愧殺王濬衝一輩人。

崔敬女　絡秀

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頊取南宮縣丞崔敬女，敬不許。因有故，脅以求親，敬懼而許之。擇日下函，並花車卒然至門，敬妻鄭氏初不知，抱女大哭曰：「我家門戶低，不曾有吉郎。」女堅臥不起，其小女白其母曰：「父有急難，殺身救解，設令為婢，尚不合辭，姓望之門，何足為恥，姊若不可，兒自當之！」遂登車而去，頊後貴至拜相。

周顗母李氏，字絡秀，少在室，顗父濬時為安東將軍，因出獵遇雨，止秀家。會秀父兄出，乃獨與一婢為具數十人饌，甚精腆，寂不聞人聲。濬怪覘之，見秀甚美，因求為妾，父兄不許。秀曰：「門戶單寒，何惜一女，焉知非福？」已歸濬，生顗及嵩，謨，已三子並貴顯。秀謂曰：「我屈節為汝門妾，計門戶耳。汝不與吾家為親親者，吾亦何惜餘年？」顗等敬諾，自是李氏遂振。

〔評〕

絕無一毫巾幗氣。「生男勿喜女勿悲」，此詩正堪為二女詠耳。

樂羊子妻

樂羊子嘗於行路拾遺金一餅，還以語妻，妻曰：「志士不飲盜泉，廉士不食嗟來，況拾遺金乎？」羊子大慚，即捐之野。

樂羊子遊學，一年而歸。妻問故，羊子曰：「久客懷思耳。」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：「此織自一絲而累寸，寸而累丈，丈而累匹。今若斷斯機，則前功盡捐矣！學廢半途，何以異是？」羊子感其言，還卒業，七年不返。

樂羊子遊學，其妻勤作以養姑。嘗有他舍雞謬入園，姑殺而烹之，妻對雞不餐而泣，姑怪問故，對曰：「自傷居貧，不能備物，使食有他肉耳。」姑遂棄去不食。

〔評〕

返遺金，則妻為益友；卒業，則妻為嚴師；諭姑於道，成夫之德，則妻又為大賢孝婦。

孫太學妻

嘉靖間，婁東有孫太學者，與妓某善，誓相嫁娶，為之傾貲。無何孫喪婦，家益貧落，親友因唆使訟妓。妓聞之，以計致孫飲食之，與申前約，以身委焉。孫故不善治產，妓所攜簪珥，不久復費盡，妓日夜勤辟纑以奉之，饘粥而已。如是十餘年，孫益老成悔過，選期已及。自傷無貲，中夜泣，妓審其誠，於日坐辟績處，使孫穴地得千金，皆妓所陰埋也，孫以此其選縣尉，遷按察司經歷。宦橐稍潤，妓遂勸孫乞休歸，享小康終其身。

〔評〕

既成就孫，而身亦得所歸，可謂兩利；所難者，十餘年堅忍耳。

吳生妓

真定吳生有聲於庠，性不羈。悅某妓，而橐中實無餘錢。妓憐其才，因詢所長，曰：「善樗蒲。」妓乃館生他室中，所遇凡愛樗蒲者，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，生多勝。因以供生燈火費，妓暇則就生宿，生暇則讀書，後生成進士，欲娶妓，而妓適死，因為制服執喪，葬之以禮，每向人言，則流涕。

〔評〕

吳生從未出丑，此妓勝汧國夫人多多矣。

陶侃母

陶侃母湛氏，豫章新淦人。初侃父丹聘為妾，生侃。而陶氏貧賤，湛每紡績貲給之，使交結勝己。侃少為潯陽縣吏，嘗監魚梁，以一封鮓遺母，湛還鮓，以書責侃曰：「爾

為吏，以官物遺我，非唯不能益我，乃以增吾憂矣。」鄱陽范逵素知名，舉孝廉，投侃宿。時冰雪積日，侃室如懸磬，而逵僕馬甚多，湛語侃曰：「汝但出外留客，吾自為計。」湛頭髮委地，下為二髢，賣得數斛米。斲諸屋柱，悉割半為薪，剉臥薦以為馬草，遂具精饌，從者俱給，逵聞歎曰：「非此母不生此子。」至洛陽，大為延譽，侃遂通顯。

李畬母

監察御史李畬母，清素貞潔。請祿米送至宅，母遣量之，剩三石，問其故。史曰：「御史例不概。」問腳錢幾，又曰：「御史例不還腳車錢。」母怒，令送所剩米及腳錢，以責畬。及追倉官科罪，〔批：既沿例亦不必科罪。〕諸御史皆有慚色。

王孫賈母

齊湣王失國，王孫賈從王，失王之處。其母曰：「汝朝出而晚來，則吾倚門而望；汝暮出而不還，則吾倚閭而望。汝今事王，不知王處，汝尚何歸？」賈乃入市呼曰：「從我者」袒！」從者三百人，相與攻殺淖齒，求王子奉之，卒復齊國。

〔述評〕

不殺淖齒，則樂毅之勢不孤，而興復難於措手，非但仇不共戴天已也。張伯起作《灌園記》傳奇，只譜私歡，而於王孫母子忠義不錄，大失輕重，餘已為改正矣。

趙括母　柴克宏母

秦、趙相距長平，趙王信秦反間，欲以趙奢之子括為將而代廉頗。括平日每易言兵，奢不以為然，及是將行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：「括不可使將。」王曰：「何以？」對曰：「始妾事其父，時為將，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，所友者以百數，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，盡以予軍吏，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；今括一旦為將，東向而朝，軍吏無敢仰視之者，王所賜金帛，歸藏於家，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，父子異志，願王勿遣。」王曰：「母置之，吾已決矣。」括母因曰：「王終遣之，即有不稱，妾得無坐。」王許諾，括既將，悉變廉頗約束，兵敗身死，趙王亦以括母先言，竟不誅也。

〔評〕

括母不獨知人，其論將處亦高。

後唐龍武都虞侯柴克宏，再用之子也。沈嘿好施，不事家產，雖典宿衛，日與賓客博奕飲酒，未嘗言兵，時人以為非將帥才。及吳越圍常州，克宏請效死行陣，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，可為將，苟不勝任，分甘孥戮。」元宗用為左武衛將軍，使救常州，大破敵兵。

〔評議〕

括唯不知兵，故易言兵；克宏未嘗言兵，政深於兵。趙母知敗，柴母知勝，皆以其父決之，異哉！

陳嬰母　王陵母

東陽少年起兵，欲立令史陳嬰為王。嬰母曰：「暴得大名不祥，不如有所屬，事成封侯；不成，非世所指名也。」嬰乃推項梁。

王陵以兵屬漢，項羽取陵母置軍中。陵使至，則東向坐陵母，欲以招陵。陵母私送使者，泣曰：「願為妾語陵，善事漢王，漢王長者，毋以老妾故持二心。」遂伏劍而死。〔邊批：乾淨。〕

〔評〕

嬰母知廢，勝於陳涉、韓廣、田橫、英布、陳豨諸人；陵母知興，勝於亞父、蒯通、貫高諸人。姜敘討賊，其母速之：馬超叛，殺刺史、太守，敘議討之，母曰：「當速發，勿顧我。」超襲執敘母，母罵超而死，明大義也；乃楚項爭衡，雌雄未定，而陵母預識天下必屬長者，而唯恐陵失之，且伏劍以絕其念，死生之際，能斷決如此，女子中偉丈夫哉！徐庶之不終於昭烈也，其母存也，陵母不伏劍，陵亦庶也。

叔向母

初，叔向〈〔晉大夫羊舌〕〉欲娶於申公巫臣氏，其母欲娶其黨。叔向曰：「吾母

多而庶鮮，吾懲舅氏矣。」其母曰：「子靈之妻夏姬也殺三夫、一君、一子，而亡一國兩卿矣，可無懲乎？吾聞之，甚美必有甚惡。昔有仍氏生女，發黑而美，光可以鑒，名曰玄妻。樂正後夔取之，生伯封，實有豕心，貪惏無厭，忿頴無期，謂之封豕。有窮後羿滅之，夔是以不祀。今三代之亡，共子之廢，皆是物也，汝何以為哉？夫有尤物，足以移人，苟非德義，則必有禍。」叔向懼，不敢取。平公強使取之，生伯石。伯石始生，叔向之母視之，及堂，聞其聲而還，曰：「是豺狼之聲也！狼子野心，非是，莫喪羊舌氏矣。」遂弗視。

嚴延年母

嚴延年守河南，酷烈好殺，號曰「屠伯」。其母從東海來，適見報囚，大驚，便止都亭，不肯入府。因責延年曰：「天道神明，人不可獨殺，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，行矣，去汝東歸，掃除墓地。」遂去歸郡。後歲餘，果敗誅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。

伯宗妻

晉伯宗朝，以喜歸。其妻曰：「子貌有喜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吾言於朝，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。」對曰：「陽子華而不實，主言而無謀，是以難及其身，子何喜焉？」伯宗曰：「我飲諸大夫而與之語，爾試聽之。」曰：「諾。」其妻曰：「諸大夫莫子若也。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，難必及子，盍亟索士，愬庇州犁〈〔州犁，伯宗子〕〉焉？」得畢陽。後諸大夫害伯宗，畢陽實送州犁於荊。初，伯宗每朝，其妻必戒之曰：「盜憎主人，民怨其上，子好直言，必及於難。」

李新聲

李新聲者，邯鄲李岩女。太和中，張谷納為家妓，長而有寵。劉從諫襲父封，谷以窮游佐其事，新聲謂谷曰：「前日天子授從諫節鉞，非有拔城野戰之功，特以先父挈齊還我，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。自劉氏奄有全趙，更改歲時，未嘗以一履一蹄為天子壽，且章武朝數鎮傾覆，彼皆雄才杰器，尚不能固天子恩，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耶！以不法而得，亦宜以不法而終，公不幸為其屬，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，則宜脫旅西去，大丈夫勿顧一飯煩惱，以骨肉腥健兒衣食。」言畢悲泣不已，谷不決，竟從逆死。

婁妃

寧藩將反，婁妃嘗泣諫之，不聽。既就擒，檻車北上，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，且曰：「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，吾不用婦言而亡家國，悔恨何及？」

〔述評〕

僕固懷恩之母勸其子勿反，謝綜等赴東市，綜母獨不出視，皆能識大義者，與妃而三耳。

侯敏妻

則天朝，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，朝官側目。上林令侯敏偏事之，其妻董氏諫曰：「俊臣國賊也，勢不可久，一朝事壞，奸黨先遭，君可敬而遠之。」敏稍稍而退，俊臣怒，出為涪州武隆令，敏欲棄官歸，董氏曰：「但去莫求住。」遂行，至州，投刺參州將，錯題一張紙，；〔邊批：故意。〕州將看尾後有字，大怒曰：「修名不了，何以為縣令？」不放上，敏憂悶無已，董氏曰：「但住莫求去。」停五十日，忠州賊破武隆，殺舊縣令，略家口並盡，敏以不許上獲全，後俊臣誅，逐其黨流嶺南，敏又獲免。

王章妻

王章為諸生，學長安，獨與妻居。章疾病，無被，臥牛衣中。與妻訣，涕泣。其妻呵怒之曰：「仲卿在廷，貴人誰逾仲卿者。今疾病困厄，不自激昂，乃反涕泣，何鄙也！」後章歷位至京兆，欲上封事，妻又止之曰：「人當知足，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？」〔邊批：遭亂世不得不爾。〕章曰：「非女子所知。」書遂上，果下廷尉獄，妻子皆收係。章小女年可十二，夜起，號哭曰：「平日獄上呼囚，數常至九，今八而止，我君素剛，先死者必君。」明日問之，章果死。

〔吳長卿曰〕

「妻能料生，女能料死，雖然，其妻可及也，其女不可及也。」

陳子仲妻　黃霸妻

楚王聘陳子仲為相。仲謂妻曰：「今日為相，明日結駟連騎、食方於前矣。」〔邊批：陋甚。〕妻曰：「結駟連騎，所安不過容膝；食方於前，所甘不過一肉。今以容膝之安、一肉之味，而懷楚國之憂，亂世多害，恐先生之不保命也。」於是夫妻遁去，為人灌園。

黃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。子伯為楚相，子為郡功曹。子伯遣子奉書於霸，客去，久臥不起。妻怪問之，霸曰：「向見令孤子容甚光，舉措自適；而我兒蓬發歷齒，未知禮則，見客而有慚色。父子恩深，不覺自失耳。」妻曰：「君少修清節，不顧榮祿，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？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！」霸決起而笑曰：「有是哉！」遂共終身隱遁。

〔評議〕

孟光梁鴻妻、桓少君鮑宣妻得同心為匹，皆能刪華就素，遂夫之高；而子仲、黃霸之妻，乃能廣其夫志，使炎心頓冷，化游無患，丈夫遠不逮矣。

屈原姊

屈原既放逐。其姊聞之，亦來歸，責原矯世，喻令自寬，故其地名姊歸縣。《離騷》曰：「女嬃之嬋媛兮，申申其詈餘。」〈〔楚人謂女曰嬃。〕〉

〔評議〕

梁公委蛇，其姊諷之以方正；仁杰往候盧姨，欲為表弟求官，盧曰：「姨只一子，不欲其事女主。」仁杰大慚；屈平方正，其姊進之以委蛇。各具卓識，而姊之作用大矣。

僖負羈妻

晉公子重耳至曹，曹共公聞其駢脅，使浴而窺之。曹大夫僖負羈之妻曰：「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，若以相，夫子必反其國，反其國，必得志於諸侯，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，曹其首也，子盍早自貳焉。」乃餽盤飧，置璧焉，公子受飧反璧，及重耳入曹，令無入僖負羈之宮。

〔議〕

僖負羈始不能效鄭叔詹之諫，而私歡晉客；及晉報曹，又不能夫妻肉袒為曹君謝罪，蓋庸人耳。獨其妻能識人，能料事，有不可泯沒者。

漂母

韓信始為布衣時，貧無行，嘗從人寄食，人多厭之。嘗就南昌亭長食數月，亭長妻患之，乃晨炊蓐食，食時信往，不為具食。信覺其意，竟絕去。信釣於城下，諸母漂。有一母見信飢，飯信，竟漂數十日。信喜，謂漂母曰：「吾必有以重報母。」〔邊批：信之受禍以責報故。〕母怒曰：「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孫而進食，豈望報乎？」信既貴，酬以千金。

〔述評〕

劉季、陳平皆不得於其嫂，何亭長之妻足怪！如母厚德，未數數也。獨怪楚、漢諸豪傑，無一人知信者，雖高祖亦不知，僅一蕭相國，亦以與語故奇之，而母獨識於邂逅憔悴之中，真古今第一具眼矣！淮陰漂母祠有對云：「世間不少奇男子，千古從無此婦人。」亦佳，惜祠大隘陋，不能為母生色。

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，善歌嘯，聞者莫不留連。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，〔邊批：具眼。〕甚樂其歌嘯，乃殺豚進之。道真食豚盡，了不謝。最非常人。嫗見不飽，又進一豚，食半而去。後為吏部郎，嫗兒時為小令史，道真超用之。不知其故，問母，母言之。此母亦何愧漂母，而道真胸次勝淮陰數倍矣！

何無忌母

何無忌夜於屏風裡草檄文，其母，劉牢之姊也，登凳密窺之，泣曰：「汝能如此，吾復何憂？」問所與謀者，曰：「劉裕。」母尤喜，因為言玄必敗，事必成，以示之。

〔評〕

既識大義，又能知人。

王珪母

王珪始隱居時，與房、杜善。母李氏嘗曰：「兒必貴，然未知所與游者何許人，試與偕來。」會玄齡等過其家，李窺見，大驚，敕具酒食，盡歡。喜曰：「二客公輔才，爾貴不疑。」見《新唐書》。

一說，珪妻剪髮供客，窺坐上數公皆英俊，末及最少年虯髯者，曰：「汝等成名，皆因此人。」少年乃太宗也，杜子美有詩紀其事。

潘炎妻

潘炎侍郎，德宗時為翰林學士，恩渥極異，妻劉晏女。有京兆謁見不得，賂閽者三百縑。夫人知之，謂潘曰：「為人臣，而京兆尹願一謁見，遺奴三百縑。其危可知也！」勸潘公避位。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，夫人憂惕，謁曰：「以爾人材，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懼禍之必至也！」戶部解喻再三，乃曰：「試會爾同列，吾觀之。」因遍召客至，夫人垂簾觀之。既罷會，喜曰：「皆爾儔也，不足憂矣。」〔邊批：輕薄。〕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，曰：「補闕杜黃裳。」夫人曰：「此人全別，必是有名卿相。」

辛憲英

晉羊耽妻辛憲英，魏侍中毗女，有才鑒。初曹丕得立為世子，抱毗項謂曰：「知吾喜不。」毗歸語之，憲英歎曰：「世子，代君主國者也，代君不可不戚，主國不可不懼，宜戚宜懼而反喜，魏其不昌乎？」弟敞為曹爽參軍，宣帝謀誅爽，或呼敞同赴爽，敞難之，憲英曰：「爽與太傅同受顧命而獨專恣，於王室不忠。此舉度不過誅爽耳。」敞曰：「然則敞無出乎。」憲英曰：「為人執鞭而棄其事，不祥。安可不出，若夫死難，則親昵之任也，汝從眾而已。」敞遂出。宣帝果誅爽，敞歎曰：「吾不謀諸姊，幾不獲於義。」

鍾會為鎮西將軍，憲英謂耽從子祜曰：「鍾士季何故西出？」曰：「將伐蜀。」憲英曰：「會任事縱恣，非持久處下之道，吾畏其有他志也。」及會行，請其子琇為參軍，憲英憂曰：「他日吾為國憂，今難至吾家矣。」琇固辭，文帝不聽，憲英謂琇曰：「行矣戒之，軍旅之間，唯仁恕可以濟。」會至蜀，果反，琇守其戒，竟全歸。

許允妻

魏許允為吏部郎，選郡守多用其鄉里，明帝遣虎賁收之。婦阮氏跣出，謂允曰：「明主可以理奪，難以情求。」既至，帝核問之，允對曰：「舉爾所知，臣之鄉人，臣所知也』陛下檢校為稱職與否，若不稱職，臣受其罪。」既檢校，皆得人，乃釋允。及出為鎮北將軍也，喜謂其婦曰：「吾其免矣。」婦曰：「禍見於此，何免之有。」允與夏侯玄、李豐善，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，竟如婦言。允之收也，門生奔告其婦。婦坐機上，神色不變，曰：「早知爾耳。」門生欲藏其子，好曰：「無預諸兒事。」乃移居墓所。大將軍遣鍾會視之，曰：「乃父便收。」兒以語母，母曰：「汝等雖佳，才具不多。率胸懷與會語，便自無憂。不須極哀，會止便止，不可數問朝事。」兒從之。大將軍最為猜忌，二子卒免於禍者，母之謀也。

李衡妻

丹陽太守李衡，數以事侵瑯琊王。其妻習氏諫之，不聽。及瑯琊即位，衡憂懼不知所出。妻曰：「王素女善慕名，方欲自顯於天下，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。君宜自囚詣獄，表列前失，明求受罪，如此當逆見優饒，非止活也。」衡從之，吳主詔曰：「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，自拘司獄，其遣衡還郡。」

庾友妻

庾友婦，桓宣武溫弟豁女也。桓誅庾希，將及友，桓女徒跣求進，閽禁不納，女厲聲曰：「是何小人？我伯父門不聽我前！」因突入，號泣請曰：「庾玉台〈〔友小字〕〉腳短三寸，常因人，當復能作賊不？」宣武笑曰：「婿故自急。」遂原庾友一門。

李文姬

李固既策罷，知不免禍，乃遣二子歸鄉里。時燮年十三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，賢而有智。見二兄歸，具知事本，默然獨悲，曰：「李氏滅矣，自太公以來，積德累仁，何以遇此？」密與二兄謀，豫藏匿燮，托言還京師，人咸信之。有頃難作，下郡收固三子，二兄受害，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〔邊批：知人。〕曰：「君執義先公，有古人之節，今委君以六尺之孤，李氏存滅，其在君矣。」成感其義，乃將燮乘江東下，入徐州界內，

令變姓名為酒家傭，而成賣卜於市。名為異居，陰相往來，燮從受學。酒家異之，意非常人，以女妻燮。燮專精經學。十餘年間，梁冀既誅，為災眚屢見，明年，史官上言：「宜有赦令，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。」於是大赦天下，並求固後嗣。燮乃以本末告酒家，酒家具車，重厚遣之，皆不受。遂還鄉里，姊弟相見，悲感旁人。既而戒燮曰：「先公正直，為漢忠臣，而遇朝廷傾亂，梁冀肆虐，令吾宗祀血食將絕。今弟幸而得濟，豈非天耶？宜杜絕眾人，勿妄往來，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，加梁氏則連主上，禍重至矣，唯引咎而已。」

王佐妾

都指揮使王佐掌錦衣篆，而陸鬆佐之。松子炳未二十，佐器其才貌，教以爰書，公移之類，曰：「錦衣帥不可不精刀筆。」炳甚德焉。後佐卒，炳代父職，有寵，旋掌篆，勢益張。而佐有孽子不肖，縱飲博，有別墅三，炳已計得其二。最後一墅至雄麗，炳復圖之，不得，乃陷以狎邪中罪，捕其黨與其不才奴一二，使證成佐子罪而後捕之，死杖下者數人矣。佐子窘甚，而會其母，故妾也，名亦在捕中。既入對，炳方與其僚列坐，張刑具而脅之。其子初亦固抗，母膝行而前，道其子罪甚詳。其子恚，呼母曰：「兒頃刻死，忍助虐耶？」母叱曰：「死即死，何說？」指炳坐而顧曰：「而父坐此非一日，作此等事亦非一，而生汝不肖子，天道也，復奚言？」炳頰發赤，偽旁顧，汗下，趣遣出，事遂寢。

王冀公孫女

陳恭公執中當國日，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。恭公弟婦，王冀公孫女，曾氏出也。歲旦拜恭公，公迎謂曰：「六新婦，曾三除從官喜否？」王固未嘗歸外家，輒答曰：「三舅甚荷相公收錄，但太夫人不樂，責三舅曰：『汝三人及第，必是全廢學，丞相姻家，備知之，故除待制也。』」恭公嘿然，未幾改知制誥，蓋恭公不由科舉，失於查考，女子之警敏如此。

袁隗妻

袁隗妻，馬融女也，字倫，有才辯。家世豐豪，資妝甚盛，初成禮，隗問之曰：「婦奉箕帚而已，何過珍麗乎？」對曰：「慈親垂愛，不敢逆命。君若慕鮑宣、梁鴻之高者，妾亦請從少君、德曜之事矣。」隗又曰：「弟先兄舉，世以為笑，處姊未適，先行

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妾姊高行殊貌，未遭良匹；不似鄙薄，苟然而已。」〔邊批：隗應大慚。〕又問曰：「南郡君學窮道奧，文擅詞宗，而所在動以賄聞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孔子大聖，蒙毀武叔；子路大賢，見愬伯寮。家君獲此，固其宜耳。」隗默然，不能屈。

李夫人

李夫人病篤，上自臨候之。夫人蒙被謝曰：「妾久寢病，形貌毀壞，不可以見帝，願以王及兄弟為托。」〈〔李生昌邑王。〕〉上曰：「夫人病甚，殆將不起，屬托王及兄弟，豈不快哉！」夫人曰：「婦人貌不修飾，不見君父，妾不敢以燕婿見帝。」上曰：「夫人第一見我，將加賜千金，而予兄弟尊官。」夫人曰：「尊官在帝，不在一見。」上復言，必欲見之，夫人遂轉向噓唏而不復言。於是上不悅而起，夫人姊妹讓之曰：「貴人獨不可一見上，屬托兄弟耶.何為恨上如此？」夫人曰：「夫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，愛弛則恩絕，上所以戀戀我者，以平生容貌故。今日我毀壞，必畏惡吐棄我，〔邊批：識透人情。〕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？所以不欲見帝者，乃欲以深托兄弟也。」及夫人卒，上思念不已。

張說女

張說女家盧氏，女嘗為其舅求官，說不語，但指搘牀龜示之，歸告其夫曰：「舅得詹事矣。」

湖州妓

湖守飲餞。客有獻木瓜，所未嘗有也，傳以示客。有中使即袖歸曰：「禁中未曾有，宜進於上。」頃之解舟而去。郡守懼得罪，不樂，欲撤飲。官妓作灑糾者立白守曰：「請郎中盡飲，某度木瓜經宿，必委中流也。」守徵其說。

曰：「此物芳脆，初因遞觀，手掐必損，何能入獻？」會送使者還，云：「果潰爛棄之矣。」守因召妓，厚齎之。

〔評議〕

諺云：「智婦勝男。」即不勝，亦無不及。吾於趙威後諸人得「見大」焉，於崔敬

女、絡秀諸人得「遠猶」焉，於柳氏婢得「通簡」焉，於侯敏、許允、宰憲英婦得「游刃」焉，於叔向母、伯宗妻得「知微」焉，於李新聲、潘炎妻等得「億中」焉，於王陵、趙括、柴克宏諸母得「識斷」焉，於屈原姊、婁江妓得「委蛇」焉，於王佐妾得「謬數」焉，於李文姬得「權奇」焉，於陶侃母得「靈變」焉，於張說女得「敏悟」焉。所以經國祚家、相夫勖子，其效亦可睹已！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